

The Tragic Sources of Character, Mary in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Les sources tragiques de caractéristiques, Marie dans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淺析《進入黑夜的漫長旅程》中 瑪麗人生悲劇的根源

Zhang Alin
張阿林

Received 12 June 2005; accepted 10 August 2005

Abstract The realistic tragedy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marks the climax of Eugene O'Neill's literary career.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gic sources of Mary's misfortune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current social factors, the internal vulnerability of human nature, the mutual indifference and hurt among family members, O'Neill's early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the dramatist's viewpoints on tragic destiny.

Keywords: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Mary, tragedy, source

Résumé La tragédie réaliste -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marque l'apogée de la carrière littéraire d'Eugène O'Neill. Cette thèse présente une recherche sur les sources approfondies de la tragédie des personnages importants - Marie selon les 5 points d'attitude: les facteurs objectifs sociaux, les faiblesses humaines subjectives, l'indifférence et la blessure de la part des membres de famille, les influences de l'expérience de vie des premières années d'Eugène O'Neill ainsi que son destin tragique.

Mots-clés :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Marie, tragédie, source

摘要 現實主義悲劇《進入黑夜的漫長旅程》是尤金·奧尼爾劇作生涯的頂峰。本文試圖多維度探究劇中重要角色-瑪麗悲劇人生的複雜根源：社會因素，人性弱點，家庭成員的隔閡與傷害，奧尼爾早年不幸生活經歷的影響和他的悲劇命運觀。

關鍵詞：《進入黑夜的漫長旅程》，瑪麗，悲劇，根源

1. 引言

契訶夫有一句名言：全部含意和全部的戲劇都在人的內部，而不在外部的表現上（契訶夫，1997：384）。20世紀西方戲劇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向人的心靈深處內化，在情節的推進，事件的層層衝突中，著重人物情緒、思想感情變化的揭

示。

尤金·奧尼爾是美國嚴肅戲劇的奠基人，也是美國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劇作家。他一直致力於以最大限度關注“主觀世界（特別是精神、情緒、思想）的赤裸、強烈的呈露”（袁可嘉，2003）。《進入黑夜的漫長旅程》是奧尼爾以自己家庭四名成員為原型，沾滿“淚和血”的一出傳世佳作；《旅程》中的母親瑪麗即是奧尼爾在遵循關注人

的內心真實原則上塑造出的成功悲劇藝術形象。

人在龐大社會機器的壓力下，艱難喘息，迷失自我，一方面想努力實現美好的夢境，一方面又只想遁入虛空獲得暫時的慰藉。

2. 悲劇和悲劇觀

2.1 悲劇的定義

舞臺上的悲劇來源於生活中的悲劇。對於生活中的悲劇，魯迅先生曾鞭辟入裏地概括成“有價值的東西的毀滅”。叔本華從悲劇的審美心理角度，認為悲劇是對“求生意志的否定，是通過揭示生存的虛妄而獲得解脫的一種審美活動”。（王潤生，1988：2）亞裏士多德卻從悲劇成因的角度看待悲劇：悲劇是正常人由於性格過失而使自己陷入悲慘的結局。

然而，為什麼恰恰是悲劇（而非喜劇）往往留給人更強烈的心靈震撼和更永恆的藝術魅力呢？人們到底該如何認識悲劇的本質？

我們不妨結合魯迅先生的表述，將舞臺上的悲劇重新下個定義：“把生活中有價值的東西之毀滅過程再現出來給人看”。（王潤生，1988：2）不管什麼樣的悲劇，不管各自成因是什麼，不管它們以怎樣的情節煥發觀眾的共鳴，之所以能普遍激發觀眾淒涼沈痛的情感，是因為所有悲劇都有一個共性：某種值得保留或追求的美好事物（即有價值的東西）的喪失。

2.2 奧尼爾對傳統悲劇觀的突破

尤金·奧尼爾始終認為悲劇是闡述生活真諦的最佳手段。對此，他曾解釋：“一部真正的悲劇裏的幸福，比古今一切皆大歡喜結局的戲劇裏的幸福還要多，把悲劇看成不幸無非是當代人的看法而已！古希臘人和伊麗莎白時代的人則更懂得其中的涵義……悲劇在精神上鼓舞他們能更深刻地理解人生意義。”¹

他的悲劇深受古希臘悲劇、莎士比亞悲劇等傳統悲劇的影響，又在很多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做了大膽的變革和突破，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2.2.1 深刻挖掘造成悲劇的多重根源

希臘悲劇常常將悲劇的成因歸結為神的旨意，莎士比亞悲劇則試圖從戲劇主人公的性格上尋找悲劇的根源，而奧尼爾塑造的主人公之悲劇不能簡單地說是天命或性格造成的，而要複雜得多。

在他筆下，人的悲劇命運是特定的社會文化矛盾的產物，

奧尼爾也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影響，“通過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揭露和剖析，揭示出人類悲劇命運的根源往往在於人類不能清醒地認識自己，並拒絕正視現實”（陳立華、李習儉，1997：87）在他看來，面對冥冥中的命運之筆，人似乎總是不能把握自己，從而注定了悲劇的一生。

因此，奧尼爾的悲劇“是從心理學，生理學和社會學意義上的綜合悲劇”（張煥珍，2004：85）。

2.2.2 選擇普通人作為悲劇的主人公

古希臘悲劇的主人公，多是帝王將相、王子公主。到了莎士比亞時代，“由於人文主義運動的興起，人們認識到了人的力量，而不再認為神是促使悲劇產生的力量”（張煥珍，2004：85）。但是主人公仍然離我們很遠，不是我們周圍的普通人；如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

美國當代劇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 1915-2005）曾犀利地指出“在悲劇的最高意義上，普通人跟國王一樣，都是適於作悲劇描寫的物件的。”（阿瑟·米勒著，郭繼德譯，1988：1）奧尼爾關注的恰恰是普通人的不幸遭遇；在他的劇中找不到氣吞山河的英雄人物，也沒有什麼極端奸惡之徒，他們渺小、軟弱、可悲，為命運所捉弄，為環境所擺佈，既無法獲得自己的理想，更不可能有任何作為。他們的弱點是人類的弱點，他們的悲劇是人類普遍悲劇的濃縮。

3. 瑪麗人生悲劇的根源

瑪麗悲劇命運的形成有社會、時代、他人的因素，也有自身性格的因素，她所體現出的人性弱點也是人類所共有的弱點。因此，她的悲劇命運能夠激發出觀眾淒涼和沈痛的情感共鳴。除此之外，奧尼爾早年的個人經歷以及他獨特的命運觀思想體系也是塑造這樣一個藝術形象的原因。

3.1 客觀社會因素

劇中所處的時代，是20世紀上葉美國進入壟

¹轉引自巴萊特·克拉克：《尤金·奧尼爾和他的創作》，道威爾出版社，1947年版第86頁。

斷資本主義，生產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在金錢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裏，人性被嚴重扭曲了，人與人之間變得冷漠無情，傳統的道德觀念近乎崩潰，出現了暴力、兇殺、吸毒、種族矛盾、權力角逐等等社會問題，再加上戰爭威脅，人們在心靈深處普遍存在不安全感、孤獨隔離感、異化感、沈淪感。

在該劇的第二幕，父子之間有一段關於精神信仰的談話，“小兒子問父親是否為母親祈禱了，得到肯定答復後，他巧妙而刻薄地引出尼采的理論——上帝已經死了”（洪增流，肖淑蕙，2003：379）。瑪麗生活在這樣一個精神信仰崩潰，喪失歸屬感的時代，她的家庭不幸正是社會的不幸。

3. 2 主觀人性弱點

關於悲劇人物，亞裏士多德有一個經典的描述：他們是“這樣一種中等人：在道德品質和正義上並不是好到極點，但是他的遭殃也不是由於罪惡，而是由於某種過失和弱點”²

瑪麗悲劇命運的另一個重要根源就是她生來所具有也是人類最普遍的弱點——面對不幸時的軟弱和逃避。她無法清醒認識自己，不願接受因自己幼稚的婚姻選擇帶來的苦果，只想躲在往昔幸福生活的迷“霧”中。因為無力承受現實的打擊，所以她討厭從幻想中被霧笛叫醒。“我討厭的是霧笛。它老是在你耳邊纏住你，讓你不得清靜，老是提醒你，警告你，讓你回顧過去。”很顯然，霧笛代表社會和現實，她企圖霧把自己與社會隔離開，把過去和現實隔離開，讓霧把“整個人生都遮蓋起來”，這樣就可以不去面對殘破的人生。

瑪麗對現實生活表現出永遠無法適應的狀態。這種不適應使她寂寞、孤獨卻又無人傾訴。她只有在往昔的幻想中才覺得舒適自如。夢想的失落，與現實的格格不入，在嗎啡的迷醉裏，不知瑪麗的悲劇還將駛向哪里？

3. 3 家庭成員的隔閡與傷害

瑪麗的悲劇人生是從建立家庭開始的，家庭並沒有帶給她通常意義上的幸福和穩定。在整個家庭之中，成員之間相互埋怨憎恨，可是他們之

間又由於血緣的關係而彼此有著深厚的感情，所以在每次爭吵之後，大家又互相和解、寬恕和原諒。

蒂龍顯然對瑪麗的悲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捨不得在瑪麗生孩子時花錢請來好醫生，結果庸醫誤診，使得瑪麗染上毒癮。常年在外居無定所“坐肮髒的火車，住下等旅館”，這樣的生活使瑪麗感受不到家庭的溫暖，加上蒂龍長期呆在劇團或酒吧，根本無法給予瑪麗足夠的關懷。可以說與蒂龍結合是瑪麗不幸命運的起點。

長子吉米沒有自己的職業，在父親的工廠裏工作，卻對父親嫉恨如仇，指責父親的吝嗇導致母親染上嗎啡，他做夢也想不到“除了妓女以外，還有別的女人會吸毒”（Eugene, O'Neill, 1955:162）；惟獨不提自己而立之年卻無所事事，放縱墮落，過著寄生蟲般的生活。他根本無法平靜地坐下來和父親商談解決問題的辦法，幾乎“沒有停止過對父親的指責，對母親的鄙視，對弟弟的肆意攻擊”（牛培麗，2005:71）。小兒子埃德蒙在第四幕中也目無表情地把母親稱做“糾纏著過去不放的鬼魅”（Eugene, O'Neill, 1955:137）。

蒂龍父子沒有停止過責怪瑪麗，卻很少考慮自己是否也在瑪麗的悲劇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沒有意識到所有這一切只會使瑪麗在孤獨和毀滅的路上越走越遠。

3. 4 奧尼爾早年不幸生活經歷的影響

《旅程》折射了奧尼爾早年不幸的生活經歷。³他的父親就是一位著名的話劇演員，他終年奔波于全美各地演出，全家人因此居無定所。母親出身于富裕商人家庭，原想做名鋼琴家或修女，婚後隨丈夫巡迴演出到處奔波，當時演員身份低下，好友均與她斷絕來往；她在生養尤金時難產，丈夫吝嗇請庸醫，導致她染上嗜毒惡習。奧尼爾的大哥傑米酗酒嫖妓，一生潦倒。二哥埃德蒙幼時得不到父母照顧而夭折。奧尼爾在童年時代一直過著顛沛不定的生活，很少享受到家庭的溫暖。19歲的奧尼爾進了一年普林斯頓大學便中途輟學，走向下層社會，接觸了形形色色的人，先後到過南美、非洲和歐洲；做過淘金者、水手等。奧尼爾“親眼目睹了人間的不平，飽嘗了世態

² 《詩學》轉引自朱光潛《悲劇心理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93-94頁。

³ 這段劇作家的生平，是本人在google中搜索到的關於尤金·奧尼爾的部分介紹材料。內容上稍有加工和篩剪。

炎涼，從不同角度洞察到西方社會存在的種種矛盾”。（梅紹武，1997：96）這一切為他後來從事戲劇創作奠定了堅實的生活基礎。

豐富的人生經驗不僅對奧尼爾的世界觀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也直接塑造了他作為劇作家的悲劇性格。奧尼爾筆下消極、悲觀的人物正好表達了對人們所生存的那個社會的徹底失望。而瑪麗的生活原型就是奧尼爾的母親。

3.5 奧尼爾的悲劇命運觀

奧尼爾說過：“我總是意識到在命運的後面有種力量，那是上帝，是我們過去的生命……”。（Eugene O'Neill, 1985:232）似乎冥冥之中有某種奇怪的力量操縱著我們的步伐——而且這一種神秘力量是巨大、超自然的、不為人之意志（理性）所轉移——我們是否應該把它歸之為“命運”？

就像瑪麗所說：“不要試圖理解我們無法理解的，或者力圖改變我們所無能為力的一切--生活使我們遭受的、讓我們無法開脫無法解釋的一切”。也許奧尼爾意識到了人類力量的局限性和冥冥中命運的不可抗拒，他的悲劇意識始終支配著他的創作動機。他筆下的女性往往憧憬理想的愛情，渴望幸福的生活，苦苦而艱難地追尋，但命運仿佛總是在有意捉弄她們，其結局也總是悲劇性的。她們的悲劇幾乎都圍繞著**家庭**這個核心，圍繞如何實現理想的人格價值，愛的價值，生命價值。他的劇作品向觀眾展示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畫面，這些畫面從“心理深層結構上再現了女性的希望、失望、痛苦、掙扎、迷茫甚至扭曲的複雜心態，具有深刻的悲劇蘊涵”。（張紅岩，2004：69）除此之外，他也十分關心“人與靈魂、命運，以及人的自覺和不自覺的要求、願望之間的關係……和傳統悲劇觀的命運根源不同的是，奧尼爾把夢境和欲望也看作人生的動力和悲劇的根源，在奧尼爾那裏，努力實現夢境是人生的價值也是人生的悲劇根源”（張煥珍，2004：85）。

4. 結語

當盧梭說：“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時是否就意味著人一生都生活在自由與不自由即人自身同命運的掙扎和對立之中呢？尤金·奧尼爾一生致力於悲劇創作，始終不懈地探索

現代人的精神領域，希望能指出人類不幸的根源，卻苦於無法真正為他們找到出路。瑪麗的人生悲劇是社會、家人、命運與自身弱點的綜合因素造成的，她的不幸正是社會不幸的折射與濃縮。瑪麗、奧尼爾本人和他在其他戲劇中塑造的許多鮮活而苦悶的形象一樣都始終處於命運無處不在的枷鎖中，盼望能有打開的那一天。

參考文獻

- [1] Eugene, O'Neill. *A New Assessment* [M]. The Un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 [2] Eugene, O'Neil.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 [3] 阿瑟·米勒著，郭繼德譯。悲劇與普通人[A]。阿瑟·米勒論戲劇[C]。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
- [4] 巴萊特·克拉克。尤金·奧尼爾和他的創作[M]。道威爾出版社，1947。
- [5] 陳立華，李習儉。試論《毛猿》的悲劇根源[A]。尤金·奧尼爾戲劇研究論文集[C]。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7。
- [6] 洪增流，肖淑蕙。英美戲劇[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7] 梅紹武。美國嚴肅戲劇的奠基人——尤金·奧尼爾[J]。河北師院學報(社科版)，1997，(2):96。
- [8] 牛培麗。泰倫形象分析——奧尼爾劇作《進入黑夜的漫長旅程》解讀[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5)：71。
- [9] 契訶夫。契訶夫論文學[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
- [10] 王潤生。我們性格中的悲劇[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
- [11] 袁可嘉。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論[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 [12] 張紅岩。淺談尤金·奧尼爾作品中的女性人物[J]。華東船舶工業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3)：69。
- [13] 張煥珍。奧尼爾對傳統悲劇的突破[J]。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04，(5)：85-86。
- [13] 朱光潛。悲劇心理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作者簡介：Zhang Alin (張阿林)，華中師範大學外語學院在讀研究生 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湖北省華中師範大學外語學院 2004 級，中國湖北武漢市，430079)
E-mail: a5659lin@etang.com